

东北地方戲



錯 中 錯
CHO ZHONG CHO

PDG

东北地方戏

錯 中 錯

白万程 改編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958·长春

內 容 簡 介

这是一出小喜剧（拉場戏）。

一位乡下的老大娘到长春去相看女婿，中途因暈車被列車員刘玉田在公主岭車站攔下車去，致使她无处投奔。主任列車員发觉此事后，严厉地批評列車員，并亲自到公主岭站把大娘接到长春。大娘見到女儿，高兴极了，滿肚子委屈泄了大半。这时一个穿着一身料子服的漂亮小伙子来了，这就是大娘要相看的女婿。二人一見，都楞住了，原来她要相看的小伙正是把她无理攔下車去的列車員，不禁又气又恼。大娘見玉田在事实的教育和大家的帮助下，認識了自己的錯誤，悔恨不已，是个有上进心的孩子，气也逐漸消了，相中了女婿，皆大欢喜。

此剧在多次演出中，頗受观众欢迎，出版时又經改編者細致地加工、修改。

錯中錯（东北地方戏）

白万程 改編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长春市北京大街）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

長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書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張：1 $\frac{1}{2}$ 字数：24,000 印数：30,000册

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統一書号：10091·229

定价(6)：0.11元

時間：一九五六年夏。

人物：

張秋明	主任列車員，二十三歲。（張）
劉玉田	列車員，二十歲。（劉）
張素貞	張秋明妻，家庭婦女，二十一歲。（妻）
李鳳英	劉玉田未婚妻，某百貨公司營業員，二十歲。（李）
李 母	李鳳英母親，五十歲。（母）
趙大嫂	張秋明的鄰居，鐵路職工家屬，三十五歲。（趙）

第 一 場

地點：公主嶺站前。

〔幕啟：李母一手提包袱，一手拿火車票，從車站走出來，徘徊留戀地
邊走邊回頭望車站，想往前走，又象不知去處，嘆了一口氣。〕

母 咳！

（唱紅柳子調）

出得站來用目尋，
街頭不斷來往人，
男女老少不相認，
論不上故友沾不上親。
心中暗把小風怨，
几封快信催的勤。
她逼我起身長春去，
看她的對象好訂婚。
你若把對象領到家里，
坐炕頭相對象多省心。
我不出遠門不能出這個岔，
半道上下火車怎不急死人！

咳！小凤这个死丫头，一封信接着一封信的追我，非叫我看她的对象不可。去吧，道又远，乡下人出門就犯难；不去吧，心又不落底。一辈子就这么一个宝贝姑娘，找不到个好对象还不跟着揪一辈子心哪！在家我临走的时候，本想叫人把我送来，大伙都说不会出岔，坐八天車換十回車也不会走丢的，火車上的同志待人很好，遇事比你自个想的还周到，一点不用操心。誰知道偏偏我就遇到这样一个列車員。我說我是暈車嘛，他硬說我有病，非劝我下車到医院去看看不可。你这么一照顧，可苦了我了，我这老实巴脚的，人地兩生，可上哪儿去呀！（不願往前走，坐在包袱上）

〔趙大嫂撿兩箇雞蛋急上。〕

趙（焦急地張望車站）呀！火車快開啦！（急走沒注意絆在李母腿上，險些絆倒）呀！什麼哪？

母（過意不去，忙站起道歉）哎呀！大妹子，真對不住你，摔着沒有？

趙这个老太太，你把我絆倒了不要緊，摔了雞蛋這一二十元你能賠得起嗎？！（邊說邊擰衣服）

母大妹子，我是因為暈車下來的，沒地方坐沒地方站的，你多担待些吧！

趙这个老太太！（提籃要走）

母大妹子，這塊是什麼站？

趙什麼站？在這下車還不知這是什麼站？

母不知道。

趙（稍有些關懷地）不知什麼站，你怎么能下車呢？

母別提了，什麼站還不是一樣的下。

趙（誤認李母也是鐵路職工家屬）這怎麼說的，你也有免票哇？你

們家誰在鉄路上做事？

母 （莫名其妙地搖搖頭，又忽然想起小鳳的對象在鉄路上工作）啊，有個親戚在鉄路上，（又覺得不對）不，現在還不能稱親戚哪。

趙 （懷疑地旁白）這個老太太，八成有精神病吧，怎麼說話顛三倒四的？（回頭望車站，怕趕不上火車）

母 我是上長春去的。

趙 長春？（關心又着急地）下錯站了，快點跟我上車，我也是上長春去的，咱倆搭個伴。

母 不行！這趟車我是走不成啦。

趙 咳！（焦急地）老大娘，你這……到底是怎回事呀？

母 咳，大妹子呀！

（唱豫山調）

我家在關里住鄉村，

千里趕路去相親。

火車汽車我坐不慣，

坐上火車頭發暈。

車身搖擺的嘔又吐，

嘔吐的茶飯不沾唇。

多虧有個同志心腸好，

湯藥照顧老年人。

趙 那还用說啦，別說是暈車，就是在火車上生小孩他們都有辦法，用廣播機一說，就能在旅客里找出接生的先生來，真比自个家生小孩還着急哪！

母 咳，要能都那樣，我今天也許不能下車呢！

趙 怎麼？你不說照顧的很好嗎？

母 我說的是另外一個年輕的列車員，乍一上車，他還一口一個老大娘的，不笑不說話。等到我暈車一吐，他就沒耐

性啦，話里話外总說車里空气不好，又說怕有传染病。以后来了个主任。他一看，紧忙就給我拿头疼片，又拿“仁丹”，你看这还剩了一包。等这个主任一走，那个年輕的列車員，可就不一样啦。

赵 他怎么說的？

母 大妹子呀！（唱靠山調）

年輕的列車員脸子酸，
話里話外不耐煩，
摸摸我头說有高烧病，
叫我下車上医院，
早治早好还省錢。

赵 （唱）暈車不算什么病，

不該听他胡乱言，
你不下車他不敢攔，
不对还要給他提意見，
这事叫我我可不能干，
抓了你的老赶冤不冤！

母 （唱）我說不能把車下，

他說是为了旅客安全。
有病傳染都不好，
軟說硬劝我为了难。
无奈只好把車下，
不讓旁人跟着受牽連。

赵 那也不能这样就出来，也得到站上問問怎么办哪！

母 人家能管这些閑事嗎？

赵 能管，这就是他們的正經事。他們若是不管，你就說：“你們铁路不是为旅客服务的嗎？”看他們还說啥。

母 行嗎？

赵 行，快去吧！哎，老大娘，你老八成還沒吃飯吧？給你，這是我媽給我煮的幾個熟雞蛋，還沒吃呢，你先墊補墊補吧！

母 謝謝，大妹子，我一點不餓。

赵 給你吃你就吃，還客氣啥！（塞到李母手里，轉身要走）

母 （急掏錢）大妹子，給你這兩角錢，怎能白吃你的雞蛋呢！

赵 這才是幾個錢的東西，快收起來吧！

母 那就謝謝大妹子啦！

赵 別客氣啦，我就見不了這個。哎呀，車要開了，我得快走。

（急將雞蛋下）

母 （目送趙大嫂下，又拿起自己的包袱，猶疑地往上場門走）咳，小鳳今天要看不着我，還不定怎麼着急呢！（下）

第 二 場

地點：長春，張耿明家。

景：正面有一玻璃窗，可望到院內的楊樹和矮柵欄，牆角有衣架。

〔幕启：張妻愉快地端碗盤上，擺好碗筷，等候耿明回家吃飯，焦急地望望窗外又望望門口。〕

妻 耿明也該回來啦。（唱樺鏡架調）

日照當頭晌午天，

耿明跑車就要回還。

素貞我把飯菜早做好，

單等耿明用午餐。

今天吃完飯哪兒也不叫他去，

按着他老老實實給我歇一天。（鎖板）

耿明这个人哪，干起工作来啥都忘了，今儿个准又不能
够按时回来，哪回回来都得烧第二遍火给他热饭。咳！
也难怪他，在火车上当带头的，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呀！可
你回来也该好好歇一天哪！不行，时常不吃飯，到家告诉
一声就走，急的象火燎腚似的，也不知是些什么要紧事那
么忙。（外边人影过）哎呀，回来啦！（迎出，刘玉田手提礼品上）

刘 表嫂！

妻 表弟，是你呀！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刮来了？

刘 东南风呗，我才跑車回来。

妻 吃飯吧！現成的。

刘 不，我在餐車上吃过了。

妻 是真的！表弟，日子多不来，相远了吧！是不是因为上回
你表哥批評了你，还生着你表哥的气呢？

刘 这說哪去啦，咱們敢和人家生气嗎！（唱紅柳子調）

表哥是列車上的大主任，

表弟我是小小的列車員。

除了車长表哥說了算，

敢說敢做又有权。

批評几句那是家常飯，

咱哪敢跟人家把臉翻！

妻 瞧你說的！

（唱）我背后沒少把你表哥劝，

表兄表弟事事有包涵。

有意見回家来再交換，

別叫外人指着脊梁笑話咱。

刘 他对我才不开面哪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說擻就擻一頓。

妻 別唠这个吧，表弟，我老姑来信打听你多咱結婚呢！（拿

起信)当嫂子的还等着喝你喜酒哪!

刘 (看信)我媽她也惦念我結婚,結婚忙什么。

妻 得了吧!

(唱)玉田你別把嫂子騙,

嫂子我猜到你心里边,

你心里愿意嘴說不愿意,

背后恋爱恋的那么欢。

有多少小伙子說到老不娶,

有多少大姑娘說到老不嫁男,

說話不到一年半,

吃奶的小孩抱在怀里边,

年輕人心里都有个小九九,

表弟你少跟我打些哑叭纏! (鎖板)

刘 得了吧,表嫂,你可是門縫瞧人把我看扁了。現在不是提倡晚婚嗎!哎,嫂子,咱們房产段的房子怎么这么难要哇!

妻 着急了是不是?你表哥沒告訴你嗎?就預备把这間房子借給你好結婚呢。

刘 (意外地)这間房子?

妻 是这間哪!

刘 真的?

妻 你看……

刘 那你和我表哥呢?

妻 我們搬到里屋去唄!表弟你看,两口人住着寬敞吧?桌椅摆设什么也不用动,都借給你們。再找房产段同志来給刷刷浆。

刘 謝謝,房子可到挺相当。

妻 还方便哪!鍋碗瓢盆什么也不用买。

刘 方便是方便，我看跟表哥里外屋住，有点不……

妻 哟，那有什么不方便的，倒是搬来不搬来呀？

刘 看吧。

妻 哎！表弟，别看哪！房子妥了，借个星期天跟你们段上工会主席说说，在段上俱乐部，张罗张罗就成亲啦！

刘 嫂子，依你的意思，我就借几天。

妻 表弟呀，也不是当嫂子的批评你，到现在你也没领凤英来让嫂子看看。嫂子这两只眼睛可好使啦。

刘 我跟她说过，她总觉着不好意思来。

妻 哟！电影也看了，公园也溜跬了，又同学好几年，到亲戚家来串门还那么封建！

刘 表嫂，不是她封建，这里还有问题呢。

妻 有问题？

刘 (唱) 玉田我不把嫂子瞞，

有个问题在里边。

凤英的妈妈住在关里，

就这一个姑娘没有儿男，

她妈拿凤英当块宝玉，

掌上明珠象心肝，

凤英的婚事她妈妈管一半，

不是顺风就能使船。

她妈把头摆这么一摆，

妻 怎么的？

刘 (唱) 这门亲事就算完。

妻 那哪能呢！

(唱) 婚姻法谁不知晓，

男女婚姻有自主权。

自个儿愿意爹媽干瞪眼，
自个儿若不愿意爹媽也干为难。
依我說年輕人堆里誰敢和你比，
年輕、漂亮、中学又念几年。
打着灯籠也沒地方找，
这門亲事准妥不用把心担！（甩腔）

刘 表嫂还有一件事，我沒告訴你呢。

妻 快說吧，別半吞半吐的啦。

刘 （唱）当着嫂子不能說假話，
今天要給嫂子添麻煩，
我来不为別的事，
为的是跟她当面談。
亲事訂妥訂不妥，
成敗就要看今天。（鎖板）

妻 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越說我怎么越胡涂！

刘 就是今天凤英的媽由关里坐火車来長春。

妻 誰？凤英的媽？（領悟）噢！表弟，你这可就不对劲了。

刘 啊？

妻 （唱五字錦調）

表弟你可不对劲儿，
悶坏当嫂子的儿，
拐弯又抹角，
净意糊弄人儿。
丈母娘赶远路，
千里来相亲儿，
今日要相妥，
就要当女婿儿。

嫂子給你道喜兒，
恭喜你作新人兒！
他若是不放心兒，
我當個介紹人兒，
給你保個媒兒，
好日子就成親兒，
也不用擺酒席兒，
結個文明婚兒。

刘 嫂子，你这么一說，事就象成了似的。

妻 放心吧，表弟，一看准妥。

刘 我一寻思，我們那光棍子宿舍，也不是会亲戚的地方啊。

妻 那就請到家来吧，表弟你还外道啥呀。这么說，我还得預
备預备呢。（急忙收拾屋子）

刘 （看自己衣服旧，看見衣架上有件襖幾衣服）表嫂，把表哥这件襖幾
上衣借給我穿吧！

妻 穿吧穿吧！（急忙替表弟扣領扣，又端詳了一下）老丈母娘一会来
看你呀，准成！

刘 这……（指新衣服）也不知道愿不愿叫我穿。

妻 哎呀，表弟，你想哪去啦？你表哥对待你可是沒說的。他的
脾气你還沒摸透嗎，对待跑車工作，可象盆火似的，他
就是不愿意你对待乘客太“蝎虎”。你可別拿得罪人不当
事，讓人家坐火車的回家用好罵你。（刘听这些話有些害怕）

刘 表嫂你放心，这些日子我全改了。这么点小毛病还不好改。

妻 改了就好。哎呀，我得去供应商店买点菜去。（下取筐）

刘 （戴上帽子照鏡子，看着看着自己得意起来）

（数板）小伙子，长的好，

襖幾服，垫肩袄，

高腰皮鞋游泳表。

別看我是列車員，

我比車長小不多少，（張妻上，站在背後）

老太太一看准沒跑！

妻 眼看就要娶妻生子了，還象個小孩子似的！

刘 （一把將張妻手中簪奪下） 給我吧，我去。

妻 （追出門外）表弟！表弟！

刘 我還得給鳳英掛個電話呢。

妻 （望着劉的背影，笑他小孩子氣。回到屋裏，自己照鏡子梳頭。張耿明提皮包上）

张 （發現妻照鏡子，高興地走到妻身後）還照呢，眼看要做媽媽了。

妻 （忽發現，含羞地轉過身來）看你說的！今天怎麼回來這麼晚？

（接過皮包）看把你熬的瘦成啥樣子啦！

张 看你，一見着我就瘦了瘦了。要象你說的那樣，還不把我早瘦零碎了！

妻 餓了吧？快吃飯吧。

张 好！（看見表弟上衣）哎！表弟多咱來的？

妻 早來了。

张 在哪呢？

妻 走了。

张 怎麼走了呢？

妻 還不是怕你這個當主任的批評唄！

张 你看你這個事辦的，怎麼不讓表弟等着我呢？

妻 告訴你吧，上供應商店買菜去了，一會就回來。

张 買點菜你讓他去幹什麼？

妻 誰讓他去了？是他自己搶着去的。哎，表弟今天還是大喜日子呢！

张 什么大喜日子？

妻 說是凤英的媽媽来相姑爷，就坐晌午这趟車来。

张 好哇，怪不得买这么些东西。（想一想）你沒告訴表弟，說咱們把这間房子借他們結婚嗎？

妻 还說呢，表弟还不是看我面子才答应下来的！若是看你呀，白給人家住，还不定人家住不住呢。以后你別拿批評人象吃餡餅似的，动不动就批評一頓，年輕人誰还不爱点面子！

（下）

张 （听她的批評，笑了笑不語隨下。赵大嫂在外边倚着鷄蛋筐上，边走边喊叫）老张大妹子！（进門）哟！怎么沒有人呢？（坐在椅子上）今几个可太倒霉了！（唱画扇面調）

今天出門心不順儿，

倒霉的事情步步跟儿，

实指望过期免票混过去，

想跳板障子不走收票門儿。

把我抓到屋里去，

好象过堂摳开老根儿，

张耿明他不留情面，

几个人里頂数他認真儿，

提升主任就了不起，（张耿明上，看赵大嫂来了，站在赵背后）

忘了远亲和近邻儿，

脸儿一绷何驢人儿，

架子轟轟麻搭眼皮儿。

张 赵大嫂来了！

赵 （忽然发现张，感到十分抹不开）哎呀，老张大兄弟你多咱回来的？我可沒說你呀！

张 赵大嫂，今天沒收你的免票，你覺着不得劲吧？

赵 不，不，没什么！

妻 （上场，发现一大筐鸡蛋，高兴地）赵大嫂费心了，这鸡蛋可真不小！

赵 大妹子，我数了数整一百个，还剩回来两元钱呢。（拿出钱交给张妻）

张 怎么，是给你买的呀？咳！

（唱）素贞你办事太任性，

三番五次我说的清，

买什么就到街上买，

别净贪便宜到外城。

铁路上最忌这一手，

犯了群众有反映。

赵 大兄弟你可别上火！

（唱）天大的错误是我犯，

都怨我一时糊涂想不清。

我以为隔壁邻右住，

把门一关事就不透风。

原谅我这一次下回我不犯，

嫂子可忘不了你的好恩情！

妻 那犯什么错误，买东西花钱，坐火车有票！

赵 哪儿呀！

（唱）柱子他爹起个免票，

上月我就去趟四平。

这回本是二次用，

大兄弟查出来一点不留情！

免票叫他给没收了。

妻 哎呀，赵大嫂，铁路上的私用免票就能坐一个来回，你看

你怎能办出这个事呢！？

赵 (唱) 大兄弟讓我花錢补票，
大妹子替我求个人情，
睜一只眼来閉一只眼，
看着就权当沒看清。
这若叫柱子他爹知道了，
一定罵我是个惹祸精。

张 赵大嫂你就別想別的了，票一定要补，咱不能讓国家受到損失。

妻 不能讓赵大嫂給补，要补就讓我补吧！

赵 讓我补吧。(掏錢) 哎呀，我的錢还没带来，大兄弟等一会儿我回家給你去取去。(拉妻到一边) 我的免票在大兄弟手呢，把免票要回来就得了。

妻 (着急的) 免票在哪呢？快別讓赵大嫂着急了！

张 在这呢，給你吧。赵大嫂你也別着急，这个票我已經替你补上了。給你，这是补票的收据。

赵 哎呀！可謝天謝地呀，我的大兄弟。大兄弟，你这个人又老实又厚道，年輕人堆里真是百里挑一。我說大妹子你真找了一个好对象。

张 得了，赵大嫂別奉承我了。你們可得記住，貪小便宜吃大亏呀。

赵 別提了大兄弟，今天这亏吃的可不小呢。大兄弟，我問你，那些个列車員都归不归你管？

张 問这个干啥？

赵 我的雞蛋还叫列車員給我打了不少呢！

张 怎么給打的？

赵 是这么回事！(唱武腰腰調)